

章有云：「洪楊因地理的關係，開始附會採用西洋的耶教，洪秀全天父天兄的造託，一面搜到廣西深山中愚民的擁戴，一面却引起傳統的讀書人之反感，其起既用上帝會之團結，其擴大依然是恐怖襲奪政策的效用。」又黃大受先生著中國史第四十三章有云：「太平軍利用耶教宣傳，採愚民政策，過分鄙視傳統文化，一切目之為妖，激起了傳統讀書人的反感」。還有繆鳳林教授所著中國通史要略第十章述及太平軍也這樣說：「惟知標榜耶教以愚民，而於吾國歷世相承之名教，則一取仇視態度，不惜徹底毀滅，師行所至，尤多褻奪良民，有破壞而無建樹。……由是漢族士夫，對太平軍亦皆深惡痛絕」。從以上幾位歷史家的論述看來，洪楊之亂確是中國歷史上受到基督教迫害很慘的一次，並不是焚雲法師不讀歷史的錯。至於馮道玉祥會助長朱毛匪幫叛亂甚力，乃眾所週知之事，而吳君猶裝作不知，真可說是昧於時事了。

六、二道永生永死的怪誕

吳君認為六道輪迴是怪誕虛妄的。而基督教對於佛教所說的六道，只承認「天堂」與「地獄」二道，所以我們對基督教的理論，姑稱之曰「二道升沈」。如果把佛教的「六道輪迴」與基督教的「二道升沈」比較起來，就覺得六道輪迴是十分的合情合理，而佛教的「二道升沈」，却是怪誕之至。因為照佛教的說法，不信耶穌的人，縱有小小的過錯，也要墮地獄而永不翻身，這樣不問罪的大小，一概要墮地獄，試問這與小偷同巨匪一樣的處以死刑，何以異乎？如果認為小偷與巨匪的處刑應有不同，才是合理的，那麼基督教不分皂白的認為大罪小罪同樣下地獄，那顯然是不合理的。佛教則不然，依佛理說來，最重的罪才墮地獄，次重的罪墮餓鬼及畜生，並不太重的罪投修羅或人道，罪少功多升天堂，毫無罪業才能出離六道而成佛。佛教的合情合理，豈耶教二道永生永死的怪誕可比。

七、闢殺生助其解脫的謬論

吳君說：「究竟這些人呀，鬼呀，畜生呀，係從那裏來，何以越來越多？還有既然六道輪迴不已，說不定圈中之豬，籠中之鷄，前生是你的祖宗，不也應該作下品十惡業的人輪迴來的，那麼我們宰它食它，助它們大解脫，早生天界，還不是功德無量？佛教戒殺生，是怕人誤食祖宗肉呢？還是忍心看它們流轉畜生道，不肯援之以手呢？」吳君以上一段話，可說是全文最荒謬之處了。如果說宰殺畜生，可助它們大解脫，早生天界，那麼請問吳君，你們基督教要人升天堂，為什麼不殺人？也是忍心看人們在人間受苦，不肯援之以手嗎？要知死並不是解脫，死與升天更是二

回事，若說殺它宰它，就是助它解脫，就是使它升天，那麼世界上就找不到佛教或基督教等宗教，豈不是多出幾個殺人魔王，就可使世人解脫升天了嗎？天下那有這樣荒唐的事！而所謂：「宰它食它，助它們大解脫，早生天界」，這樣荒謬的言論，竟出於基督教雜誌主編吳恩溥君之口，實令人不勝驚異！（未完待續）

封面 鎮江焦山寺小誌

本刊資料室

本期的封面是這次「菩提杯」的佳作入選者「鎮江焦山寺的佛像」，作者秦丕基先生是在民國二十三年七月間攝的，像這樣莊嚴的彫塑，在臺灣的佛寺中是很少見到的，佛座的下面，排列着八位護法的天帝，中間還有一尊小佛像。

關於鎮江焦山寺的歷史，經編者函詢駐錫臺北華嚴蓮社的焦山寺方丈智光老法師，據函告因手頭無山志，不能記其詳，僅從語錄中憑記憶略誌如下：「鎮江焦山寺，始於後漢興平年間，名普濟庵，歷晉至唐，更名普濟寺。法席大振。宋淳熙間，有師體禪師者，重興大殿，裝塑佛像。佛印禪師主焦山時，嘗即景題詩，凡十有六，華嚴真境其一也。清雍正間，改名定慧寺，蓋以圭峰定慧禪師之定慧而為其名焉」。民國四十五年七月一日智光識」。

據此，秦先生所攝的佛像，當是公元一七四年前作品，距今將近八百年前的彫塑。不知今日鐵幕中的焦山佛像，尚猶健在否！

